

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，跨越70年的“强国之音”

本报记者邹大鹏、闫睿、董宝森

“雄赳赳，气昂昂……”

92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李振清，牙齿已经脱落所剩无几，但唱起这首70年前的“老歌”，却是铿锵有力慷慨气概，他敲着座椅扶手打着节拍，胸前的军功章叮当作响，眼里溢满浑浊的泪水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列车上。

没人指挥，没人教唱，列车广播里播放着这首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刹那间，这旋律飞进了战士们心里，由轻声低和，到齐声合唱，气壮山河的保家卫国，由此甘洒热血勇赴疆场。车厢中的他们，许多都已长眠异乡，李振清也记不清他们的模样。

70载回声嘹亮。重唱这首诞生于抗美援朝伟大斗争中的“强国之音”，凝聚拳拳之心，穿越有情山水，离合悲欢，把人带回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，每个音符里都记载着一次次有名和无名的牺牲，讲述着一个个精忠报国的不屈脊梁。

歌声回荡，山河无恙。英雄无名，祖国不忘……

新华社记者稿子里的诗与歌

43字，70年。

入选中宣部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”的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，影响着整整一代人。

多少英雄路，满腔报国情。

激昂的旋律洞穿时空，把我们带回刚成立不到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1950年，出生于如今黑龙江省绥化市，刚刚经历过解放战争的麻扶摇只有23岁。那年3月，他跟随部队北上，来到黑龙江佳木斯郊区垦荒，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征尘，马上又投入到与大自然的战斗中去。

然而，英勇的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而来的安宁生活，很快被打破。

1950年6月，美国悍然出兵入侵朝鲜，甚至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，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。

危难关头，应朝鲜方面请求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果断作出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的历史性决策。

刚刚从战争风云中走出的部队，又一次面临风起云涌。

谁又愿意打仗呢？但，卫国就是保家乡。

面对侵略者来犯，将士们群情激昂，写下请战书，再赴前线。麻扶摇就是其中一员。作为炮兵1师第26团5连指导员，他还要给战士们做思想动员。

出征前，一种情绪在他的脑海中不断酝酿，挥之不去，让他辗转反侧。

一晚，在昏黄煤油灯的光影下，麻扶摇一气呵成，写下“出征誓词”——

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

横渡鸭绿江。

保和平，卫祖国，

就是保家乡。

中华好儿女，齐心团结紧。

抗美援朝，打败美帝野心狼。”

第二天，麻扶摇把这首词写在黑板上，给战士们宣讲。随后的团督师大会上，他还代表5连登台宣读誓词。

会后，团里《群力报》和师办《骨干报》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。连队的文化教员还谱了曲，在全连教唱。

“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，只是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激情。”麻扶摇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。

后来，麻扶摇发现，很多部队都唱着这首歌走上战场。歌词，与他所写的誓词就差几个字。

原来，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到麻扶摇所在部队采访时，将这首誓词写进战地通讯《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》。其中，把“横渡鸭绿江”改为“跨过鸭绿江”，“中华好儿女”改为“中国好儿女”。文章后被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一版，引发强烈共鸣。

著名音乐家周巍峙读后赞不绝口，很快谱了曲。他还接受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建议，把“打败美帝野心狼”改为“打败美国野心狼”。

不久，署名志愿军战士词、周巍峙曲的歌曲“打败美国野心狼”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时事手册》半月刊上发表。

对于歌名，周巍峙一直觉得不够理想。这时，他在《民主青年》杂志看到，这首歌以《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》为名刊载。周巍峙觉得“战歌”一词用得好，就将这曲名定为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

“广义，听说你们县新建一个公园，是用你爸爸的名字命名的？”

“是啊，老井，最近我正忙这事儿。”

“过了这阵子，咱两家一定叙叙旧。”
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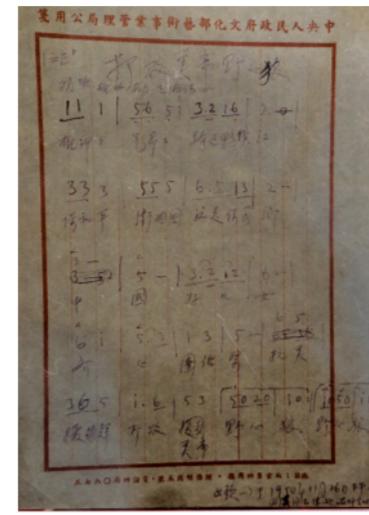
首次对话的两个人李广义、井兆方，他们的父亲分别是作家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里的“活烈士”——李玉安和井玉琢。

近日，一段英雄后代的通话，带出了那段烽火岁月。

1950年，在抗美援朝松骨峰阻击战中，只配备步枪、手榴弹的志愿军一个连，成功阻击了拥有飞机、坦克的敌方团。在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不同版本里，提到了“烈士”李玉安和井玉琢，均与部队失去联系，被认定为牺牲。

实际上，重度昏迷的李玉安被送回国，先后在黑龙江省一面坡兵站、中南军区陆军医院手术8次。出院时，李玉安坚持不让医院开具残疾证明，不想给组织添麻烦。

被敌人燃烧弹严重烧伤的井玉琢住院一年多，伤愈后组织给他安排工作，他说自己没文化，选择回乡务农。两位“活烈士”回到黑龙



◀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手稿。
本报记者刘小草摄

▶2000年1月19日，当在河北省井陉矿区清泉村寨中听到男高音歌唱家富立明演唱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时，曾赴朝参战的退伍军人路元风（左二）激动地站起来和演员齐声高唱。新华社资料片

▼2017年8月25日，第74集团军某炮旅在西北戈壁组织实兵实弹战术演习，“志愿军战歌连”对“敌”实施火力打击。新华社资料片



犹如火把照亮前方的路，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自此飘扬在朝鲜战场。

可起初，没人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谁。

1953年，在一次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，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获得一等奖。有关部门几经周折，找到了麻扶摇。此后，这首歌的词作者也由“志愿军战士”改为“麻扶摇”。

对此，麻扶摇说：“这首歌应该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、伟大的党和伟大的民族。”

是啊，当祖国需要时，人民子弟兵总是浴血在最前方。

为了保家卫国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有290万人次赴朝作战。在两年零九个月里，志愿军将士英勇无畏、拼死奋战，与装备精良的敌军展开了殊死较量。

一部抗美援朝史，就是一部志愿军百万将士用生命写就的英雄史。

一生只写一首歌的麻扶摇，奏响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。

老兵与老歌

“那时不知这歌叫啥，但听起来很雄伟，很震撼。”李振清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军休所家中接待了记者来访。他说，这些年，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的旋律一直在脑海里。

李振清1951年进入朝鲜，那时只有23岁。“入朝作战的列车上，多是些只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大的不过二十六七岁。”他手里握着自己的老照片说。照片上的他浓眉大眼、英气勃发。

“火车跨过鸭绿江，满眼是残垣断壁。”李振清回忆说，那时新中国还是个“新生的婴儿”，侵略者明目张胆地想把中国扼杀在摇篮中，他和同行的

战士们默默握紧了拳头。

出生于1928年的李振清从小家境贫寒，自幼丧母、弟弟残疾，是吃百家饭、穿百家衣长大的。1947年12月参军。

“我是1948年火线入党。”李振清至今清晰记得当年细节。那一年，他参加辽沈战役，在黑山阻击战中，战友们与数倍于他们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短短半小时，连队195人只剩9人——李振清在战斗中火线入党。

“打仗就是向前冲，没有后退一说。”李振清说，只要有战斗就难免有伤亡，但作为共产党员，冲锋陷阵就是选择和担当，从没后悔过。

保家卫国、国家富强、人民安康——这是李振清的初心。

入朝作战后，李振清和战友在战场、驻地经常唱起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

“在朝鲜，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当兵的，都唱这歌。”李振清说，这首歌，雄赳赳、气昂昂，唱得大伙心潮澎湃。

不到1米5的个头，李振清透出一股军人的挺拔，越聊精神头越足。后期，李振清在志愿军司令部做警卫工作。特殊工作环境下，他和同志们圆满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任务。

一次警卫执勤中，李振清发现一名可疑人员。凭借经验与直觉，他认为此人很可能存在重大问题，立即向外“使眼色”，几名战友配合将此人控制，第一时间上报。经查，这名可疑人员身上带着一支手枪，进一步盘查确定为特务身份，并从他的身上搜出大量重要文件和装备。

不放过任何细节，不让任何一个敌人逃出视野。因挫败一次特务机关破坏我军的重大事故，李振清被记二等功一次。

“共产党员‘冲锋在前，撤退在后’。”李振清说，“你共产党员先逃跑能行么？”

今年9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张自升，至今依然清晰记得入朝作战前，在动员会上第一次听到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的情景。

张自升随部队进入朝鲜后，随时面临着敌机轰炸。

“敌机来临，附近的村庄被炸毁，一片哭喊声，让人揪心。”张自升说，夜晚天气寒冷，为了取暖，鼓劲，大家就一起唱志愿军战歌。

在张自升看来，军歌就是一面旗帜，引领着大家前进。“最苦的时候，我们一口炒面、一把雪，为了打败侵略者，大家咬牙坚持。”他说。

走进“林海雪原”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90多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庞兴海，虽已无法清楚记准志愿军战歌的一字一句，但熟悉的旋律总是会勾起他的回忆。

这种旋律更像是一种思念，一个旧时老友，从不远去，温暖陪伴。庞兴海说：“在当时困苦的条件下，这首歌极大鼓舞了士气。”

老人一生最珍爱两样东西：相片集里他和战友的老照片，挂满军功章的老军装。

1952年，庞兴海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军第67师奔赴朝鲜。“我们从辽宁丹东步行进入朝鲜，进入朝鲜后就夜间行军，尽可能避免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敌机轰炸。”庞兴海一边抚摸着旧军装一边回忆说。

一路上艰难险阻。饿了吃口自带的干粮，渴了就喝从河沟里灌的河水。无食可吃，他们就挖野菜、摘野果充饥，步行十余天终于赶到朝鲜山区开始挖掘猫耳洞、修战壕。

1953年，石砚洞北山反击战打得异常激烈。炮弹一个接一个地砸入阵地，山头的岩石被

炸成2米多深的坑，他所在排，四个班仅剩下两个班的战士，一轮战斗后两个班战士也所剩无几，右手负伤的他就用左手扔手榴弹。

“当时只有一个信念，誓死保住阵地。”庞兴海说，连续打退敌人两次反击后援兵到了。“你的头被炮弹碎片击中了！”战友大喊。

两天两夜后，庞兴海终于苏醒，发现自己到了后方医院，两个脚跟已磨破皮，头部至今残留着无法取出的弹片，后被鉴定为三等伤残。

“组织上告诉我可以退伍或留在后方，我毅然决定，重新回到原来的团任连长。”当庞兴海回到部队见到营教导员后，才知道组织已经给他的父母发出牺牲通知。无名高地烈士纪念碑上，已刻有庞兴海的名字。他成为名字刻上烈士纪念碑的“活烈士”。

如今每到阴雨天，留在庞兴海头中的弹壳片便隐隐作痛。难捱的日子里，陪伴他的还有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

“战士们已经离我而去。这点疼算什么！”庞兴海说，无数同志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，牺牲在朝鲜战场，长眠异国他乡，我想念他们。

人间正道是沧桑

“我能活到今天，不容易。”1985年离休的李振清说。老人家中的陈设很简朴，床柜等物件已明显陈旧，但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墙边略微泛黄，刻录着时代的印记。

“几次想给他刷墙，都不让。”大儿子李万平说。“收拾那干嘛！”李振清抢过话头说，装修再好，也不当饭吃。老人说，很多战友的尸骸还在无名山野，他们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勤俭持家既是民族传统，也是对逝去烈士的尊重。

如今，他每日早起依旧把被子叠成“豆腐块儿”，坚持自己洗轻便衣物，把旧袜子洗得洁白如新。这种勤俭习惯的保持，来自物资匮乏的战争前线。李振清说，那时，一条军毯、一个茶缸，都是祖国大后方节衣缩食省出来的，让战士们感到祖国和人民的温暖。

他把自己最珍爱的茶缸，捐献给了佳木斯军休所。记者看到这个茶缸上写着，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”，落款是：“赠给最可爱的人——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。”

李振清思路清晰，有时候也糊涂。“但雷打不动记忆最深的，就是他自己小时候和上战场的事情。”李万平说。

如今，李振清和老伴刘淑媛相濡以沫，形影不离。当年，他们在朝鲜完婚。“一坐火车过鸭绿江，咱们的火车一广播，大家就跟着唱起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”刘淑媛也清晰记得当年的情景。

对于自己的经历，李振清很少主动提起。“父亲就是告诉我们，人间正道是沧桑，教育我们每一步都要走正道。”李万平说。

李振清说，对一个人来说，走正道，别犯错误。对一个国家而言，走正道就是要爱好和平，但我们也不惧怕任何威胁和挑衅。

李振清给三个孩子起名字时，分别用了军、平、美三个字。他希望，祖国建立起强大的军队不受外辱，祖国也珍视和平，因为有和平才有美好生活。

新中国一路披荆斩棘，走过70载沧桑岁月，伟大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一切向前走，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，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

英雄从不曾被忘记，他们只是长眠在岁月的长河里。

“活烈士”庞兴海曾找到家乡的民政部门，要求返交260元抚恤金。然而，民政部门却没有收回这笔抚恤金。

初秋，走进佳木斯西郊烈士陵园，3.8万平方米内，长眠着当地868位抗美援朝牺牲烈士，其中216位是无名烈士。

“1996年进行改造时，我们将一些土坟，改造成为八位一组的墓区。土葬的烈士们，很多已没有了胳膊，有的头颅中清晰可见弹壳。”佳木斯烈士陵园馆长赵晓航说。

抗美援朝时期，佳木斯市成立了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行动委员会”。根据统一安排，迁来佳木斯的有纺织厂等14家工业企业及医疗单位。佳木斯市组织各方面力量，千方百计予以妥善安置，使之迅速恢复生产或工作。

70年前，为了保家卫国，20万人献出生命。在祖国和亲人的心理，他们从未远去。佳木斯烈士陵园内，和平鸽不时从12面英烈名录墙上空飞过，守护着为国捐躯的“最可爱的人”。

陵园外，“气壮山河，光照千秋”八个大字熠熠生辉。

遗骸、影像资料等，其中包含玉琢。

七台河市烈士陵园管理处烈士纪念馆馆长关桂春说，前来吊唁的人们对井玉琢等英雄充满敬重，为英雄感到骄傲。

今年，巴彦县建起了兴隆玉安公园。兴隆镇党委书记王振东说，建公园的初衷，是为了告诉人们，“活烈士”精神就在我们身边。

巴彦县还在兴隆二中专门举办了“英雄李玉安事迹报告会”，请来李玉安的伴侣和家人，给学生们讲述老英雄的故事和精神，一声声“谁是最可爱的人”的诵读声在课堂响起。巴彦县有关部门以及社会爱心人士，多次看望李玉安的家人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